

陕西省文学基金会重点扶持优秀作品

幽州书

Yin zhou shu



赵凯云◎著



西
北
文
学

陕西省文学基金会重点扶持优秀作品

赵凯云◎著

邠州书

下

和心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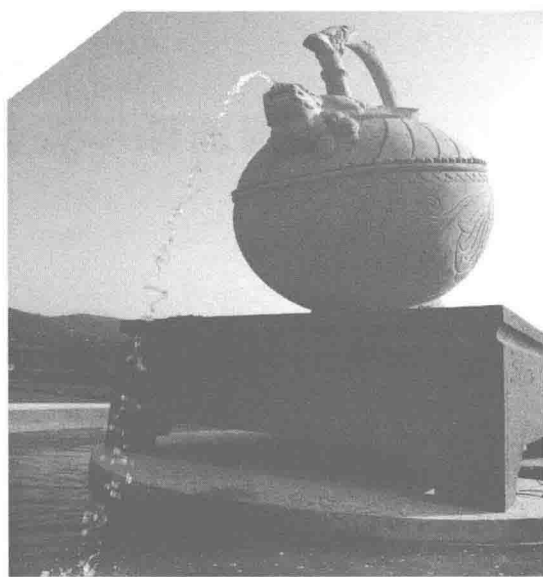
◎ 西安出版社

天赋幽州

楊廣亭書

第七輯

天赋幽州
tianfubinzhou



幸福旅

在拜家河， 与一片古瓷不期而遇（组诗）

寿 龟

高，再高一点
静，再静一些
闭目敛息的神龟静卧崖背之上
静卧天河之上
天被琼台的玉
浆洗得一尘不染
天被安静的白云拥进梦乡
拜家河就是卧于它掌背上的村庄
石头上长出的水
泥土上长出的瓷
那么小、那么美、那么不堪一击
小到安静 素美和心动
小到一滴眼泪就能让它忧伤和疼痛

一阵风儿就能将它吹跑

怀抱青山，足浸溪水

背负风 背负雨

背负岩石上的神灵

那比天更高的植物

比地面更低的生灵

那诱惑灵魂的声响和色彩

捂着心灵深处的伤

其实，它是爱着他们的

被它庇护的小小的子民

小小的拜家河 小小的浮出水面的石子

爱着它千百年

流淌的蜜一样的幸福

爱着它内心的红色和闪电

爱着它骨头的疼痛和孤独

霍家瓷

许多年过去，他宁愿一直沉睡

不是不愿醒

而是那么多饱满的蛙鸣

灿烂的油菜花

那么多温暖的语言

悦耳的鸟鸣

那么多击中爱的流星和雷电

让它呵护 让它怕

怕一声轻微的鼾声
都会惊扰这细微的
心怀感动的事物

风一样的河水穿过拜家河的心脏
锋利的镰刀挥舞伤口
割开一大片一大片火热和绚烂
汽车的鸣笛驶向远方
把明媚的清晨
交给那些倔强的人
大地一样沉默的人
石头一样坚强的人
五谷一样温良的人
碎瓷一样虔诚的人

山崩地裂的震响
是灾难也是交合
泥石流摧毁的
是山表的植被和苔藓
一勺月光
却能温养出骨头的绵软
水往低处流 鸟朝高处飞
老去的，是勇气和激情
永恒的，是梦想和悲悯
重见天日的时刻
隐忍的内心
会焕发成擦亮天际的彩虹

悲伤

被低吟的灵魂打散和消融

很多年前就有梦了

而它在我怀里

一睡几十年

悬于头顶的雨声

比指尖卑微的泉水

还冷

等待的白霜

比飞机尾翼划出的轨迹

还要潦草和悠长

当我笔尖落下的时候

你便在我的诗里

获得永生

在拜家河

阳光像锦缎，在裴翠的麦浪上起伏

我在一抔红土的热望里

在一片碎瓷的冷凝里

在一枚飞鸟翱翔的锦羽上

在一尾水底游弋的鱼鳍上

找到你 握住你清秀的手臂

感受你细微的脉动和心跳

你听，布谷、山鸡清脆的叫声

拜家河，面对你
我只想住素雅的农舍 吞清新的空气
食池塘鲜美的鱼 吃可口的果蔬
只想蹲伏水流旁
一边清洗足底、衣物和胸膛
一边让宝石般的绿光
锻造出夺眶而出的远方
一边像勤劳的蚂蚁
低伏民间温暖的心腔
一边像蚯蚓
享受泥土的芬芳
那些水的深情 岁月的悠长
人世的苍凉和寂寞
是眷恋也是疆场

走进拜家河

拜家河 在轻柔的心跳里走进你
 像走进江南水乡、人间天堂
 在唇齿轻咬的颤音里走进你
 便是走进北方的香格里拉
 走进爱的婚床
 走进拜家河 一把时光之镰
 一片闪光的瓷 一粒金黄的麦子
 它们宁静的幸福和柔软
 覆盖住我全部的生活

走进拜家河
 沉睡百年的诗情
 在一湾清水里得到复活
 你明媚的笑靥
 在我灿烂的笔尖
 波光流转 顾盼生辉

磐石

是盘古开天时掉落的那块
 还是女娲补天遗失的那朵
 一块自洪荒之时
 滚落而下的石头

一粒自尧舜之时
呼啸而来的七彩谷粒

寒冷的日子 拾起一粒煤核
贴于手心 让水流沸腾岩浆的火热
酷暑三伏 捡起一片瓷
靠近腹腔
把冰冷的氧切入心扉
让疲惫的心稳如磐石
让灵魂
随流水去更远的远方

光阴的流水千转百回
追逐的爱情百回千转
胸怀大智的人
更黑的黑夜，捂紧幸福，也捂紧忧伤
悲悯的人
心怀三尺之上的神灵
也心系三尺之下的游魂
而时光的经卷
能不翻就不翻吧
上面抖落的灰尘
会迷了守望的双眼

经过你身旁的人有多少
滴过你脚下的水就有多少
它们歌唱生命，也书写爱情
欲望倦怠佛光的尘世

谁会在隐忍的孤独里沉默着高贵
 谁会紧抱亿万个长夜为你大哭一场
 哪怕是一秒的停顿
 哪怕信念轻若羽毛 云朵又松又软
 哪怕无声胜有声
 哪怕轻抚的手
 举起又放下
 哪怕水底的植物
 只为自己坚强

瓷 光

那是怎样质朴、素美的光啊
 一个个呼之欲出的寿字
 一颗颗火红跳动不已的心
 护佑多少
 拜家河仁爱的子嗣

一束闪亮的光里
 仿佛看见它抵抗过无数生命的痛
 从一捧红土开始
 从一摊泥巴开始
 从一双双勤劳灵巧的手开始
 搓捏 定型
 经受风晒雨淋
 经受刀子的削凿和砂石的打磨
 在蚀骨剜心的疼里

在浴火焚烧里闪亮而出
把一生宁静的脆弱嫁与光阴的马背
隐于民间藏于日常粗糙的肠胃
或被达官贵人捧于手心把玩
或被附庸风雅之人束之高阁落满灰尘
可它仍用心空的一盏清油灯
照亮身体之内的经脉
照亮坚守的雪白

在一片瓷的光亮里，在阴霾后的天光一现里
我仿佛还看到
一场山洪、一次山体滑坡
一堆干净的瓷器，
在被挤碎、摔碎、打碎的阵痛里
安静地对我说——
我们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啊
千年之后，与你相见
我心中的苦和闷、疼和痛
我不说，你也不要问
碎裂也是一种对抗
清脆的伤口上流着新鲜的血
阳光的金黄之上
站立着我们吹弹可破的肉身

在拜家河 在一堆无声的瓷片里
午后强烈的阳光
像一把锋利的刀
把我倔强的心割破

她静默的素颜
像一道陈年的伤疤
将我轻微的呼吸
揪疼

轻描淡写或素面朝天

在枣渠村

一场春风，抚摸百年的幸福或心痛

一棵刚露芽的苜蓿

怎知云雾里也有冰雹

跃动的兔子，怎知人世会有刀枪

山水之上有风有雨

人心深处有红有黑

尘世苍茫 草木会生情

石头也含悲

能为你掌灯的

一定是母亲凝望的身影

能川流不息温暖你一生的

必定是父亲血液里的一脉相传

并让旧日哀愁同流水远去

像风，替你把新恨翻过去

在枣渠，你轻叩柴门

便能听到牛哞狗吠 便能看到鸡鸭成群

便能看到拴马桩

拴住的一缕春风

头顶的喜鹊三五成群

像出嫁的妹子

飞过愁肠百回的山路

蘇州書

入眼的风景在快速流逝
落入心中的画册
栩栩如生